



中篇小说集

伤心之旅

宋传恩 著



中篇小说集

伤心之旅

宋传恩 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伤心之旅 / 宋传恩著. —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4.9

ISBN 978-7-5171-0770-5

I. ①伤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9821号

责任编辑: 谷亚光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(总编室) 64924716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规 格	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16.5印张
字 数	296千字
定 价	36.00元 ISBN 978-7-5171-0770-5

序

有时参加笔会或讲课，常有人问及当初创作的动机，我便如实回答：想改变自己生存的环境。

在我创作状态最好，陆续在省级报刊发表作品的时候，我却从文学创作的路上退下来。别人不解，问及此事，我一笑了之。如果让我回答，我依然会说，想改变自己生存的环境。

我是个喜欢幻想的人，幻想成为我创作中的一部分。用幻想填补精神的空虚，用无聊的幻想摆脱自己的无聊。我知道，生活中不能没有幻想，但不能在幻想中生活。

人生在这个社会，一是要生存，二是要温饱，三是要发展。

我是从农村混上来的，深知农村青年为改变自己命运而付出的代价和心情的迫切。

在 20 世纪 80 年代，我正处在文学创作的痴迷状态，常为没有一块清静的环境而苦恼。当我先后在《花城》、《雨花》、《飞天》、《青春》等刊物陆续发表作品、1991 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小说集《绿水悠悠》后，我突然歇笔，许多人大惑不解，对我的指责贴上留恋官场，贪图安逸的标签。

歇笔源于失望。

我知道走向文学创作之路的文友有多种多样的动机，倾诉心中的烦恼，寻找精神的寄托，改变自己生存的环境，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，也许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原因，这些皆是文学创作的动力。

1984 年，沛县供销总社要编《供销社志》，县供销总社在全系统挑选编社志的人员。当时，我在龙固供销社干临时工。由于我喜欢在工作之余舞文弄墨，颇有些虚名，在那个范围内，被人称之为“秀才”。正因为如此，我被抽调到县供销社，担任《供销社志》的主编。经过一年的努力，《供销社志》编撰完成，其他人陆续回家，我却被县社留下来安排到秘书科。那时，进这样的单位，莫说农民工，就是工人身份也进不来。我之所以能挤进来，靠的是所谓

的文采。单位的领导多是从黄土地上摸爬滚打拼上来的工农干部，朴实能干、粗通文墨，但只要开会，必须有讲稿。这也是一个农民工能在行政机关呆下来的原由之一。

工作之忙是可想而知的。那时，供销系统正是兴盛之时，会议又多，给领导准备材料是我的主要任务，加上我又想搞点文学创作，于是，夜晚爬格子是我的常态。

在 20 世纪 80 年代，进县供销总社工作，对某些人来说，是可遇不可求的事，特别是一个农民工。但我在工作中常有莫名其妙的孤独、孤立和失望。其身份的低下决定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。工作的付出与得到的报酬多不相称，调资，奖金与农民工无缘。我每月拿 43 元的工资，常有乡下进城办事、游玩的亲戚朋友来单位看我，除去招待应酬，每月工资所剩无几。家中还有十多亩地，每到星期六下班后，要骑 50 里路的自行车回家种地。当时，交通不如现在方便，每逢刮风下雨，回家、进城则是一番体力的拼搏。

有一次回家，突然看见两个儿子坐在公路边的水泥台阶上等我。是妻子的唆使，还是儿子的期盼使然？当时心中不止酸楚，而是后悔，自己两手空空，竟没有给儿子带任何东西，哪怕是几块糖也好。此事已过去多年，至今仍难以释怀。

在上世纪 80 年代，文化馆会经常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，吸引了不少农村业余作者。他们一个个磨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企图借文学创作之路，一跃龙门。现实是残酷的，最后，他们中大多数人在文学领域销声匿迹。

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，“无言独上西楼”的孤独寂寞，农村作者都能忍耐，但被人冷嘲热讽的清贫，则迫使他们在生存面前作出新的选择。

文学的效应已远不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，一篇成名，名扬天下，鲜花、美酒、地位、接踵而至。现在人心浮躁，钱字当头，价值取向已到了谈之令人心寒的地步。除了你的亲人、朋友、知己，还有谁再有读小说的耐心。有人说，现在写小说的人比看小说的人都多，这并不是戏言。农村青年与在职人员不能相比，在职人员有钱养着，小说发与不发，创作成与不成，衣食无虑。作为农村青年，你上有父母，下有儿女，赡养父母，扶养儿女是你的责任，靠的是孔方兄支撑，靠诗情、文采、浪漫是断断不行的。你殚精竭虑，冥思苦想，努力了半天，能否成为铅字，尚未可知。如果打工，几个小时体力的付出，足可换回全家一天的消费。

生活对命运无情颇富戏剧性的嘲弄，常叫人哭笑不得。

当年战国著名的纵横家苏秦游说失败，落迫归家，“妻不下紵，嫂不为炊，父母不与言”。他发愤读书，“锥刺股，头悬梁，”成了至今劝学上进的

典范。后苏秦任六国宰相，衣锦还乡，“父母闻之，清宫除道，张乐设宴，郊迎三十里；妻侧目而视，倾耳而听；嫂蛇行匍伏，四拜自跪而谢”。苏秦观之，喟然长叹，“贫穷则父母不子，富贵则亲戚畏惧，人生世上，势力富贵，盖可忽乎哉。”

古代圣贤尚且如此，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。文学创作的独木桥本已异常拥挤，不挤也罢。如作为劳动后的精神寄托，尚可，如作为求生之道，却令人三思。

有位作家说，在中国，靠文学创作而养家，是文人的耻辱。此言令人感慨。

这是我停止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因。莫说发表作品，出版书籍，当个中国作家、世界作家又如何？稿费与付出的心血远不能相提并论。何况，这样的殊荣不是每个作者都有的幸运。

1987年，我把两个上小学的儿子接到城里读书，以当爹又当娘的身份照管他们的食宿。为改变自己农民工的身份，我开始更加努力拼搏…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农转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经过努力，我居然把全家的户口转到城里。也许是我的虔诚感动了他们的良知，也许我的所谓文采得到他们的青睐。

3

我在城里搞到一套房子，把妻子调到城里工作。此番折腾，在别人眼里，视为奇迹，其中甘苦，唯吾自知。多少年过去，当儿子们大学毕业进入国家机关，我虽身心疲惫，却更加意识到当初的决定是多么重要和明智。

从1996年后，尽管我和文学界仍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，但我再也没有坐在桌前构思文章的兴趣和耐心。10多年不写作品，同行说我懒惰，我也承认，细细想来，失去创作动力的根由是没有了生存的压力。

2008年，沛县成立了文学创作团，我在团里任副团长兼秘书长，负责编辑文学期刊《歌风台》。为了对文友们有个交代，我又重新拿起笔，谁知，我这一写，竟一发不可收。近几年来，每年都有10多万字的作品见诸于省、国家级报刊。尽管如此，我知道自己在文学创作上成不了什么气候，但创作会使我的生活充实，偶尔会有好梦出现，这就够了。有好梦做，总比无梦或者做恶梦好吧。

那就做个好梦吧。

宋传恩

2014年8月

目 录

○ 序 1

○ 伤心之旅 1

○ 招商 39

○ 我心永恒 69

○ 郑家鸡汤馆 97

○ 乌柏觅踪 121

○ 送村长 143

○ 鬼打墙 167

○ 无端的烦恼 219

○ 村头那一家 233

○ 后记 255



伤心之旅



郑新天明醒来，立即作出决定，走。

出门旅游两人商定多时，晓云的临时变卦，改变了两人的计划。斗嘴是免不了的。先吵后摔，最后的结局，晓云出走，回了娘家。

房间内一片狼籍，像是地震后的现场。郑新穿着拖鞋，小心翼翼地躲过地上的碎玻璃，走进卫生间。他托着下巴，有气无力，晓云摔东西的响声犹在耳边。你摔我也摔，摔坏了再买，反正不是花我一个人的钱！这样的场面每年都要发生两、三次。两个人的战争总是从生活的琐碎事开始，先诉说、后斗嘴，战斗升级的结果就是摔东西。接下来是冷战，总有一方出走，多是晓云。父母家离她家只有三站路，她会跑到父母那里，把郑新一人凉在家里。再接下来双方的父母批评、劝说，帮他们把房间打扫干净，把摔碎的东西补齐。父母在时，两人默不作声，甚至怒目而视，父母刚走，门一关，两人又拧倒在床上。

郑新洗漱完，坐在沙发上，自己问自己，既然要走，去哪里？去干什么……

去找西湖冷月！这突然而来的念头使他激动。

西湖冷月是郑新结识的一个女网友，他和她在网上是怎么相识的，他记不住了。西湖冷月告诉他，喜欢他的幽默，语言如诗，特别养眼。郑新则喜欢西湖冷月热情、开放，他和西湖冷月仅聊了两次，西湖冷月问他，除你妻子之外，你和别的女人上过床吗？

郑新一楞，不知如何回答。机关的工作几乎成了一种格式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重复着。他觉着自己像被人牵动的木偶，今天复制着过去的一页，明天又复制着今天的一页。网上聊天给他的生活提供了新的天地，他常被西湖冷月热辣的语言刺激得激动不已。在单位，他是数得着的帅哥，常被女同胞们骚扰，他也骚扰她们，他那一语双关意味深长的话语常把她们逗得前张后合，有时，她们追着他乱捶。在别人眼里，郑新和女人的关系亲密、融洽，且有些暧昧。但是，他和她们的关系仅在玩笑的范围之内。尽管郑新一再声称，要将他们的关系迈出实质性的一步。但仅是声明，他没有决定行动，因而也没有想出实施的方案。时间一天天不情愿地溜走，他那大家耳熟能详、信誓旦旦的话语仅停留在口头上。

西湖冷月把他撩拨得坐卧不安。他把被挑逗起来的激情更热切地发泄在晓云身上。晓云常忘情地撕扯着他的头发，捶打着他的肩膀，就像吵架时，向地上摔东西一样有力。

西湖冷月告诉他，只要郑新愿意，她愿意和他在任何一个城市会面。

这是来自远方女人的邀请。以往，他认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出现在小说里，那是作家们吃饱喝足、躺在被窝里的瞎编乱造。现在却真真切切走进自己的生活。在这诱惑面前他无法做到心静如水，欲罢不能，他在情感的折磨中煎熬。但他对那热切文字的背后又有几分质疑。他知道，在这虚拟的世界里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，那虚假的、变态的恶作剧的伎俩充斥其中。说不定那肉麻语言的背后是冷酷的嘲弄，西湖冷月尽管吴侬软语，娇气袭人，说不定是一位百无聊赖的男性，这谁又能说得准。他叫西湖冷月打开视频，西湖冷月断然拒绝，这更增加了郑新的猜疑。

他要求西湖冷月从网上把照片发过来。西湖冷月的回答叫他意外，用这种方式欣赏我，不是我所期望的。

我知道你是男的，还是女的？郑新终于说出自己的心理话。

很快，一个手机号码显示在他的电脑荧屏上。

3

二

郑新胃里一阵痉挛，先要解决吃饭问题。这是妻子每次离家出走，郑新最为头疼的事。平时，郑新在家是个甩手客，客厅的沙发是他下班后最为亲密接触的地方。洗衣、做饭晓云一手包办。为此，在哥们中间成为郑新吹嘘的资本。在这阴盛阳衰的年代，能混到这种境界的绝对是凤毛麟角。那些在恩威并施，虚张声势的女人中，饱受生活煎熬的哥们常感叹自己桃花运不济。

过去，晓云出走，郑新能做的就是烧开水，下挂面，再砸上两个鸡蛋，要不就是坐21路车去父母家蹭饭。这饭也不是好蹭的，需要听父亲的责骂和母亲的唠叨。

挂面是吃不成了。昨天吵架时，锅就是自己摔的，还被踩上一脚。那变形的锅像晒干的蛤蚌，张大了嘴在呐喊。郑新想，此时妻子肯定在岳母家大朵快颐，说不定，正在为自己的困窘而得意。郑新的胃又是一阵痉挛，他心里暗骂着晓云，他认为，这次干架的罪魁祸首是晓云而不是自己。

明天是清明节，加上星期六调休，有三天的假期。两人早就约定，去苏州玩两天。郑新的一个同学是苏州某公司的副总，多次邀请，言语之中还

透露出某种信息，如郑新想去苏州发展，他可以从中协助，这正中郑新的下怀。晓云突然改变主意，坚决不去，两人的战争由此而起。

郑新的单位是区工会，大学毕业便被分到这里，干了七、八年，混了一个科长，用他的话说，惨淡经营。单位虽然不大，五脏俱全，挤进来的人，多有一些背景，吹不得、打不得。郑新的工作并不忙，年头一个报告、年尾一个总结，每月一期简报。工会开展文艺活动，写写串台词，平常闲暇搞搞业余创作，常有散文、小说登在报刊。为吸引读者的眼球，郑新常把一些风流韵事夹杂其中。就像一些蹩脚厨师，无端多加些佐料，以刺激食客的胃口，大家常以风流才子称呼他。

任何单位并不都是风平浪静，风起了，浪自然就起了。一个工会副主席的突然死去，那些早已把希望埋在心底的人蠢蠢欲动起来，郑新便是其中之一。本来提拔他为工会副主席的报告已呈报多年，可是庙小神不少，他只有等着。但是，令他扫兴的是，郑新发现越等机会越渺茫。原先他是单位内唯一的大学毕业生，现在光本科生就有5位，年轻还有点背景。他已盘算多次，真正与他抗衡的没几个人。某部长的儿子，进单位半年被提为副科长，足见后台的实力。真正给郑新压力的是坐在他对面的女人，陈静。她是一位身材匀称、面容姣好，常常令郑新心动的女人。他常常和陈静开玩笑，说陈静是他的梦中情人，和陈静上床是自己的终生追求。陈静是他的副手，宣传科副科长。郑新最在意的是陈静的背后，本市的副市长是她的姐夫，而且又分管工会工作。

在区工会里，郑新和陈静处得很好，两人无话不谈。陈静不像其他女人，自恃有后台，在单位内颐指气使，骄横跋扈。她很谦和，低调，乐于助人。只要有人找她帮忙，她会尽力去办，而且不显山不显水，把恩惠淡而自然的施惠于别人。陈静的老公是工会内男人们议论的焦点，自己的无福消受则演化成一种无形的嫉妒。郑新知道，陈静在资历上虽然不如自己，但在人气、口碑上自己远远不及陈静。如果不在一个单位，对陈静的任何升迁，他都会倾心、鼎力相助。现在，两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，面对的是同一目标，这多少叫他有些闹心。

有人给他指点走动走动，意思叫他勒紧裤带，把银行的钱奉献出来。郑新有些心动，他知道，有德有才、又有关系，才是升迁的最佳保证。送给谁？送多少管用？他拿不定主意。自己的努力能抵得上副市长的一个眼色？

他想听听晓云的想法，话一出口，晓云坚决反对。她是家中的一把好锁，钱到了她的口袋，便如进了保险柜，她的目标，两年还清房贷，三年买车。任何干扰这目标的行为她都会坚决抵制。

郑新把此种想法告诉在大学任教的同学，没想到遭到当头棒喝，你才离校几年，变得这样庸俗！电话毫不客气地挂断了。他感到难堪，本来他对职务的升迁并不太在意，他怕的是，本是他的属下，又无德无才，仅凭一点关系，便可从容地爬到他头上指东道西，他无法忍受。

郑新决定放弃努力，顺其自然。

陈静从他身旁走过，郑新笑了。

笑什么？陈静问。

你不是在折磨我吗。

为什么？

干吗打扮得这么漂亮？

陈静一笑，坐在办公桌前。有人来找陈静，郑新用手一指，她是宣传科副科长，在我下面，明天就爬到上面去了。

陈静知道他话中有话，莞尔一笑，整天想好事！

男人谁不想好事。

陈静站起，半嗔半怒地指着郑新，给你个机会，你敢不？众人立即跟着起哄，郑新笑着跑掉了。

5

三

郑新看到西湖冷月发来的手机号码，立即下线，尽管西湖冷月一再嘟嘟地敲他，郑新没有作出回应。

郑新心情很矛盾，就像站在红薯炉前，既想吃又怕烫手。

他决定按着这个手机号码打过去，他要核实一下，西湖冷月究竟是男是女。

他没用自己的手机，也没用办公室的电话，他要把主动权留给自己。不能留下任何痕迹，此事绝不能张扬，一旦东窗事发，不仅影响到自己的家庭，也影响自己的声誉。

郑新来到报亭，用的是公用电话，得到的信息是关机。一个小时后，对方依然是关机。

西湖冷月是不是个“鸡”？郑新想，干这行的通常是白天睡觉，晚上活动。

吃过晚饭，郑新借故转转溜到了电话亭，电话通了，他听到一个温柔女子的声音，喂，那位？

郑新没有说话，把电话挂了。他拿不定主意，和她建立联系，走向最后

的结局，其目的不言而喻。彼此的不了解，他无法把握事物的动向，对意外的收获，既担心又惊喜。

郑新在街上闲逛，实际在品评无法抑制的心情。平常他很少出来，没想到街上的霓虹灯争奇斗彩，竟这样漂亮。在经过一个电话亭时，他略一迟疑，最后径直走过去。

喂，哪位？

你是西湖冷月吗？我是郑新。

什么？

不！我是古城恶鬼。郑新报出了自己的网名。你是西湖冷月吗？他立即听到银铃般的笑声，恶鬼，你终于出现了，到现在才想起给我打电话。怎么回事，是想我了，还是想核实一下我的身份。

郑新笑笑没有说话。

这个电话？肯定不是你家的电话，也不是办公室的，我听得出来，街头的公用电话。你这家伙，这么没出息！西湖冷月挂机。

郑新又拨通了她的电话。西湖冷月问，喂！有什么话你说。

我就想听听你的声音！郑新说。西湖冷月笑了，你是政府官员吧，要不然，在家是个受气包，挺不住了，出来消遣消遣。

我就是个受气包！在单位受领导的，在马路受警察的，回到家受保姆的，到床上受老婆的。郑新的贫劲上来了。

西湖冷月笑了一阵，问，你打电话想告诉我什么，反正不会叫我听鬼叫吧。

郑新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对方关机。

郑新一个多星期没有上网，女人的笑声一直在他耳边回荡。如何应对西湖冷月的邀请，他苦心焦虑。平时，他常常把收到的短信说给同事们听：家中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。家中有个做饭的，身边有个耐看的，外面有个犯贱的，远方有个思念的。轮到自己，却又犹豫不决。他看过不少因为网恋受骗、挨打，造成家庭破裂的报导，但仍经不起银铃般笑声的诱惑。他准备出轨去体验一下向往已久的刺激。在不出现任何意外的条件下，用什么样的借口，什么样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。他在寻找、等待这样的机会。

四

晓云离家出走，他埋藏心底已久的念头复活了。他掏出手机拨打着西湖冷月的号码，比他想象得顺利，居然通了，是西湖冷月吗？我是恶鬼。

噢，肯定有重大消息。

郑新说，我今天去你那里，你不会不见吧。

见，肯定是要见的，我只是想知道恶鬼出山的理由，西湖冷月问。

什么理由，想你就是理由。

你尽管鬼话连篇，我还是相信你。什么时间到杭州？

郑新说，我这就去买票。

买了票再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到站的时间。

郑新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，装在背包里，匆匆下楼。必须抓紧时间，不知能否买到去杭州的卧铺票。昨天晚上，因干架激动，他就没有睡好，他可不想在硬座上再颠簸一夜。

还算顺利，郑新心情好起来，尽管是一张上铺，他这一米八的个子会受些委屈，但是比硬座强，不管咋说，总能睡上一阵。明天晚上的折腾恐怕比坐车还累，他要做点精力储备。他把时间告诉了西湖冷月，他听得西湖冷月激动而短促的声音。请接受我的吻！下午5点，我在岳王庙门前等你！

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，晦气！

西湖冷月笑了，那不是你这个恶鬼喜欢去的地方吗！庙右边有一冷月斋，在这里，你能吃到杭州最有特色的菜。

离火车发车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郑新要了6个烧饼，1斤牛肉。想到明天晚上尽情地发挥，脸立即涨得通红，浑身涌起一阵难以抑制的骚动。他随着饭店内的歌曲轻声哼着，这歌曲很迎合他此时的心情。

慢慢出现你的画面

是真假都无限

你那一点爱恋

保守我的眼

泪水已不会再搁浅

只有心里打转

时间停留在这一天

窗前放着你的照片

无法停止想念

黄昏美妙无限

你何时出现

.....

五

晓云一到医院，感觉到自己真的错了。她和郑新商议已久，利用这次节假日出外旅游，放松放松。她知道，郑新被工会的人事调整折腾得寝食不安。自结婚后，两人就没有出去过。直至出行的前一天，她突然改变了主意，促使她作出这一举动的是钱。节日加班，工资开三倍，两人外出，不仅失去多得的工资，还要额外多花费一笔钱。郑新说她是守财奴，晓云倍感委屈，心想，我图啥，还不是为了这个家。一个单位上班，人家私家车都开上了，自己家房贷还没还上。每次干架，双方父母都说有个孩子就好了。自己何尝不想要孩子，能要吗，为照顾孩子，一年要有1万多元的损失。她不能让孩子一生下来就背上债务。她要让孩子降临人间之前，别人有的，自己也要有，别人没有的，自己更要有，她要让孩子出国，得到良好的教育。为达到这一目的，她生活非常节俭，这常让郑新叫苦不迭。她就像一只蜗牛，为实现自己的目标，在人生的旅途中按部就班地爬行。

原先约定出外旅游的同事都走了，只有她出人意料地来到医院。她知道同事异样眼光的含意，她不管，她要叫同事们看到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。谁笑到最后，才是最好的，这已成为她的人生格言。为此，她比同事付出诸多的代价，她认了。一个人认定了目标，所产生的毅力难以想象，特别是一个女人。

晓云原以为今天清明节，病护室不会太忙，同事出外旅游，人手少就显得格外地忙。特别是临下班时，警察送来一位无人照料的流浪病人。病人浑身污秽不堪，臭气熏人。他的右腿已经溃烂，布满蝇蛆。晓云和同事用了2个小时才清理完毕，当她把病人安顿好，疲惫地坐在地板上，好久没有起来。

晓云回到母亲家，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，身心疲惫，再加上恶心，她不想吃饭。母亲递给她一盒饮料，她吮了几口便放在茶几上。

看来郑新没有来这里，也没有去婆家。通常晚上两人一生气，双方的父母会立即聚在一起，又说又劝。当然，挨骂的多是郑新，逼着他给晓云赔礼道歉，然后两个人一块回家去。

郑新在生活上多依赖晓云，她很享受这种依赖。她不在家，郑新吃饭不去父母家，就是去饭店。应该多折腾他几天，这样，郑新也会理解自己的苦处。晓云这样想，心情逐渐好起来，几口便把饮料喝净。当然，她没有想到，此时，郑新正坐在远赴千里之外的火车上。

六

郑新把包放在行李架上，看看上铺心中有些犯怵。1米8的个子，180斤的体重，他怀疑上铺那架板的承受能力。

郑新看看同室的旅伴，两男两女。笑着问，谁睡我下边？小心点，我这180斤的体重说不定会把这铺板压塌。

几个人抬头看看，笑了。一个女的说，我睡你下边。有人笑，接着都笑了，那女的一愣，脸随即红了，笑着说，你们真坏。

郑新想，人真是贪心不足。如在拥挤不堪的列车上，有一张卧票，应该心满意足。有了上铺，还想下铺。这几个同伴，那老头可能是下铺？除了那位睡中铺的女子外，剩下的这一男一女都是青年人，说不定还有调换的可能性。他坐在过道的椅子上，口中念念有词：上铺如云端，两腿直打颤，谁能换下铺，愿出一百元……他如和尚念经，唠叨不停，旅伴们不停地笑。这时，一个女孩子坐在他对面，手伸过来。

你是下铺？郑新问。

把一百元拿来！女孩子说。

郑新把一百元递给这位大大咧咧的女孩子。她是个中学生，齐耳短发衬托得她格外精神、俊俏。从穿着看得出她家境的富有，身着李宁牌的服装，脚下是著名的阿迪达斯牌旅游鞋。她在过道里走来走去，不是玩PSP，就是“煲电话”。

到哪里下车？郑新问。

杭州！

看来我们有缘。

女孩一翻眼皮，仍在摆弄着手中的PSP，问，什么意思？

我们同一个城市上车，同一间卧铺，同一个城市下车。

女孩笑了，问，你刚才那打油诗是即兴原创还是剽窃他人的？

当然是即兴，这事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。

你是干什么的？

我是作家，郑新说出发表自己作品的几家刊物，女孩连连摇头，我从不看它们，没有必要浪费我的时间。

去杭州干吗，旅游？郑新问她。

不能告诉你！她笑得有点神秘。

会网友吧，小姑娘！郑新笑着逗她。

女孩有点吃惊，你怎么猜着的？

小心点，别受骗……郑新还没说完，女孩便打断他的话，骗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？

郑新对女孩子反应的敏捷和自信暗自吃惊。他掏出名片递给女孩，山不转路转，来日方长，后会有期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
寒星！

陈静打来电话来告诉他，区工会领导班子调整，市里已经通过，郑新已被提拔为工会副主席，近期就将公布。郑新握住手机半晌才说，谢谢你！

谢我干什么，我只不过给你提前透透消息。陈静问，你在哪里。

我在外地！

在外地，旅游？她见郑新支支吾吾，祝你旅途愉快，随即挂断电话。这真是一个聪明、贤淑的女人，郑新一阵感叹。对陈静，他从心里感动，作为工会副主席，她比自己更合适。只要她稍微动用自己的关系，这职务便唾手可得。说不定，正是她去走了姐夫的路子，促成了郑新的升迁。这很有可能，她完全会做到。在工作中，郑新很少相信别人。在他的周围，他看到的多是自私、浮躁、急功近利。郑新想，和陈静在一起工作，真是幸运。生活中的事情真是难说，有些事物，有的人想得到它，仅仅是举手之劳。有的人想得到它，煞费苦心，却未必能成功。她放弃了，这不是她的追求，还是一种境界？

七

郑新被寒星拍醒，手中晃着一张百元钞票，起来，到餐车吃饭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

干吗不一个人去餐车？郑新问。

一个人去有点傻，也无聊。

怎么回事？郑新有点不解。

谁不知道餐车是宰人的地方，我就是要去，要的是体面。说完头发往后一甩，那神情把郑新逗笑了。

郑新从心里喜欢这女孩子。寒星性情直率、健谈，从没有国人传统的那种拘谨和含蓄。她告诉郑新，她喜欢金城武，如在嫁人前和金城武合个影，拥抱一下，能让自己幸福死。她喜欢听歌，但不喜欢周杰伦，她认为周杰伦唱歌吐词不清，故弄玄虚。理应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，包装他的公司迟早要悔青肠子。她不喜欢中国四大名著，提起这个话题，她便毫不客气地摆出不